

傅

子

目 錄

傅子目錄	一
提要	一
正心	三
仁論	四
義信	四
通志	五
舉賢	六
重爵祿	八
禮樂	九
貴教	九
檢商賈	一〇
校工	一一
戒言	一一
假言	一二

問政	一
治體	二
授職	二
官人	三
曲制	三
信直	三
矯違	三
問刑	三
安民	三
法刑	三
平役賦	四
鏡總叙	四
附錄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傅子目錄

儒家類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欽定四庫全書

傅子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復賊

鏡總叙

附錄

八條

等謹案傅子晉司隸校尉葛洪子北地傳

傅子目錄

提要

玄撰晉書本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

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

中篇凡有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

行世玄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

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通齊荀孟于往代

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

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

欽定四庫全書

傅子

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二十三篇較

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

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

名至元明以後藏書家遂絕無著錄者蓋傳

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

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今檢永樂大典中散

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采校哀次得文

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

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
松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
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
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周刑。曰安民。曰法刑。
曰平役賦。曰鏡德教。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
其一。疑問刑法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
為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
綴總為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
欽定四庫全書

雜子

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即前篇闕佚
之文。頗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為附錄。繫之于
後。晉代子家。今傳于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十
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
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
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
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執于正。
獨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開啓衛風。精意

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
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斷簡。收拾于缺爛
之餘者。尚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
也。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 劉世明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雜子

欽定四庫全書

傳子

晉 傅玄 撰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傳子

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率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

正心

失其倫矣。禮度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失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過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過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殛五刑之罪。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為國禍。禍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

欽定四庫全書

傳子

斯速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高德推所惡以誠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算必陷失道必迷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欽定四庫全書

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愚乎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恕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于方患及于老焉西巴不忍而放麋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案此另是一條刻上不相屬義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

欽定四庫全書

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事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夫小細然而懷姦集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

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數然而樂進。不信者。數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則其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敢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莫敢違。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則幽以詭譎。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五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道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道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沒潤之端。不敢干也。虞書曰。罔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道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眾流不至者多矣。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禹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桀亂政。舜禹之高明聖。舉用之。殺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碚誅之。異族雖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眾流與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惟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此句與上文昧于利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者。苟疑假有外。其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僂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五

順禮者追。違法者毀。故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怨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辨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核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

七

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復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遇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萬于義。能

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必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訣逆。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訣已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已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適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欲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厭。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

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兼至平之心。執大義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傳說。歲下之藥。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者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主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與刑立。桓公任鮑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于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故。若其賢于高祖。臣其奇于高祖。高祖之在已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棄法而謀。向不遇滕公而謀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復藉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卒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

可舉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項之功立。宜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韓信之勢。與之高祖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皋陶。禹之舉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伊尹之舉皋陶。得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致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不得聞。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濟未得。卑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既得皋陶伊尹而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若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視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與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願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

卷十二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勢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

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室。薄足以代其耕。居官者祿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庶恥之化行。貧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泮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餓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

卷十二

生仁義之理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探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禁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不許察，聞怨與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謗，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傳子

禮樂篇

傳子曰：能以禮教與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

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踐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教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富，意于利書，雖荷數百萬，方石城道，素此句死于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欽定四庫全書

傳子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虎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

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而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賈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求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操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孔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欽定四庫全書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沖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

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妙偽。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教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滅。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怨民志。而恩侔父子。上不微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

欽定四庫全書

傳子

索無用之寶。民不常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卑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幾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宣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偽于市。臣挾邪以固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啟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事市之賈。已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望溝壑。

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于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米流溢溢而本源竭。鐵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子

上

止欲而寬下。急農而緩商。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耕養之路閉。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

校工篇

天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澤生民

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妍妾之服。燕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杻。雖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破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銘石為虎。碑崇偽。崇此句疑。陳于三衢。妨功喪德。興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子

上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野尚德。衆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

其上者不劣矣。何者。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則權輿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所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欽定四庫全書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說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

物。為水火者多矣。若說釜鼎乎其間。則何愛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傳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授職篇

夫裁厘尺之帛。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厘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

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構大廈者。先擇直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家之棟梁。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工時叙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

欽定四庫全書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莫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

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傳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見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刺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欽定四庫全書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惡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雖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安民篇

夫誅枉正邪。糾其不法。舉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威。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殲法酷。作五虐之刑。招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舉非常之賦。下不迫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救民難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孟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至始皇而方燬。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吮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

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說。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從。遂行也。

咸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諂。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

夏令被菽。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先遭洪水而貴陸。湯遭大旱而重水。

欽定四庫全書

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取。取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也。以上二條。見諸子腹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適之。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營焉，須言而後。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職孔價河，潛沈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閉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慎機之發，慎存焉。

欽定四庫全書

傅子

鶴足何以頓，雞足何以新。素賦字無鶴足之義，新字字

人有新字，賦之義，傅子本取鶴足，有向相新，居雞心，如雞路分數之義，余未可知。賦新，即新之義，今無別本可據。賦新，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夢樂日月，覺而不上天，度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

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爲十二爲司空。

律是啓錄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觀貴化罪，大者必獲，小者必赦。是歲封豕于境內，故長歲于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

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朝出，御上賞，真人來，上者

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謂非所生，民以爲惠。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

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

欽定四庫全書

傅子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

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

遠。陳之若碑，研之若石，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寧船自若。

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趨之得島，一門

人密蔽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聞如來，何以不把火

照我，當得覓鑽火具。